

【有所思】

豪放派的原乡

□孙葆元

读《稼轩词笺注》，我不止一次在历城的大地上游走，寻找一个叫四风闸的地方。那是辛弃疾的故乡。《历城县志》载：历城北十里有华不注山，小清河流经其下。山之东依次为柳林闸、五家闸、霸子闸、船柳渡、四风闸。当年的地标早已消失，青苍的原野和漂在原野上的村庄自有齐鲁大地的豪放。我叩问大地：辛弃疾当年是怎样走出去的？走向抗金的战场，走向词坛，引吭高歌一发而不可收，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！

出生在这个地方的辛弃疾还不叫辛稼轩，稼轩是他退居江西带湖以后给自己取的名号。辛弃疾字幼安。查《济南辛氏宗图》，幼安在这里出生时，北宋已经灭亡十三年，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金国的旗帜。不久他的父亲辛文郁就过世了，幼年的幼安一直跟在祖父辛赞身边，他称祖父为大父。历史人物的一举一动只能在历史资料中查找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已经在安徽亳州，那年他七岁。亳州也和历城一样沦陷于金人的铁骑之下，辛赞是亳州县令，委屈地做着金国的官。辛赞给他的孙子请了一位饱学之士刘瞻做先生。辛幼安走进学堂，同学中有一位党怀英。不知是家境的原因还是两位小伙伴过于要好，党怀英就住在辛家的官邸里。

少年的辛幼安跟随大父宦游，到过汴京，目睹了女真贵族在故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。大父告诉他，这是大宋的国都，我们是大宋的人。可是大宋在哪里？他用童稚的眼睛看到，关押大宋臣子的牢狱里，那些不失气节的官员们

用矾水书写国破家亡的情怀，那些信件看上去就是一张白纸，但是放到水里，字迹立刻显现出来。辛赞见此，并不戳破，却无比惭愧，他也是大宋的官员，如今披着金人的官服，只能为金人做事。从大父日惭夜愧的脸上，辛幼安看出来了，国之重，气节之慨。

辛赞领着孙子走过亳州、海州、沂州、宿州的任所，他的官职从刺史做起，一直做到防御州史。在沂州，他领着辛幼安登上一座高山，依山北望，神州莽苍，他告诉孙子，那边是家乡，他的家在历城四风闸！

那一年，十四岁的辛幼安踏上归乡的路途，他是领了乡荐赴燕京参加礼部会试的，同行的还有他的同窗党怀英。少年辛弃疾第一次看到他北方的故乡，可是这里却是女真人的金国，在他心里无法放置原乡的情怀，埋下的是原乡点燃的仇恨火种。那次会试，党怀英没有考好，是年岁尚轻，阅历微浅；辛幼安没有考好，是他压根就不想考好。考好了做什么，做金朝的官吗？他大父告诉他了：你是大宋的人，你的国都在淮河以南。他的大父也一定告诉过他金朝官职加身的屈辱。

家国恩仇，让少年辛幼安爱憎分明。这一份爱憎正是做着金朝命官的大父在他心中埋下的。

四年之后，又是金朝省试之年，辛赞再次命他北上“应试”。这一次他踏上故乡的土地，看到的是金人在济南征兵，凡男丁都在募招之列。金主完颜亮用征来的济南人征伐淮河，去攻打退居淮河以南的祖国。这还了得！辛弃疾

投笔而去。这时，从童年就与他同窗共读的党怀英却紧紧握住手中的笔。他长辛弃疾三岁，坎坷的家世，让他深知耕读的前程所在。辛弃疾看到的远方却是国家荣辱、社稷安危，决心以笔换剑！两位好友就这样分道扬镳。党怀英以后官至金朝翰林学士承旨，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、史学家。辛弃疾则成为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。他们少年同行，青年背道而驰，为着各自的理想，晚年各效其人生追求，再无交往。只是在文学盛殿中殊途同归。

就在辛弃疾投笔之时，耿京揭竿而起，组织济南民众发动了反金大起义。绍兴三十一年，二十二岁的辛弃疾再次返回故乡，聚集起四风闸两千人马挺起“投畔”的刀枪。现在想起来，济南的民众何其英勇，在宋王朝的军队节节败退、避居江南一隅之际，他们不惜以血肉之躯阻挡金兵的铁骑。耿京的义军就潜藏在龙洞的沟壑之中，辛弃疾找到他们时，实际上是给这支军队送来了建军的思想，这个建军思想他在《美芹十论》里说得清楚，就是在捍卫国家主权思想下的用兵、策敌。耿京没有看错，任命辛弃疾为山东忠义军的掌书记，把帅印交给他掌管。

辛弃疾招募的义军人员庞杂，僧人义端也投入到这支反金的队伍中，谁也没料到他窃取了义军的帅印悄悄离去，想把它交给金人作为卖身的进见之礼。突如其来地背叛把辛弃疾推向险境，耿京怀疑他带来的这支人马的用心。辛弃疾单枪匹马向叛徒追去。那是一场何等勇敢的追杀，

他追上义端，取下他的首级。我想到了数十年后他写下的《破阵子》：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”他用自己的威武写下文学史上的豪放。

济南义军的队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抗金英雄。辛弃疾向耿京建议，挥兵南向，渡过淮水，回归大宋。耿京同意了，派辛弃疾和自己手下几位副将同行，与朝廷商讨济南义军的南归。不料，辛弃疾和几位骨干副将走后，混进义军的张安国便谋杀了耿京。

辛弃疾在建康（南京）受到宋高宗的接待，宋高宗赵构对崛起于济南的这支义军十分重视，以极品官位厚赐耿京，让辛弃疾和义军代表带着节钺返回。当辛弃疾一行即将渡过淮河，传来耿京牺牲、义军一夜星散的噩耗。辛弃疾带领几员骁将，夜过淮河，潜入敌军腹地，生擒张安国，硬生生把这个叛徒带回建康审判。这是辛弃疾用剑写下的词，短兵相接，惊天壮举。没有其青年的豪迈，哪有其晚年的豪放！

回归南宋的辛弃疾矢志不改收复北方失地的初衷。无奈主和派太多，南宋152年，一直在战与和之间纠缠。辛弃疾叹息着隐居到江西带湖，在那里筑起一片宅邸，取名稼轩。他没有忘记四风闸，没有忘记龙洞山野里的烽火岁月，他只能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重新拾起那杆笔写下他的遗憾：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襜突骑渡江初。燕军夜半银胡觮，汉箭朝飞金仆姑。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。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

其吉祥之意。古人食重阳糕，最初的起源应该是对一种美好愿望的表达，除了祭祀天地、祭拜祖先、祈求子嗣，也有欢庆丰收、品尝新粮的喜悦。

古人食糕，“食无定法，较为随意”。大户人家比较讲究，每层中间会夹有蜜饯、果脯、花瓣之类，个头小，精致养眼。小户人家多半以江米、黄米制成两层花糕，上面点缀大枣或栗子，图个好吃。

光阴流转，许多人、事都湮灭成灰，但重阳吃花糕这一习俗却一直流传至今。江浙人喜欢把米粉染成五色，蒸制成糕，分送给亲朋好友；老北京人的重阳糕花样就更多了，有皇家流传下来的宫廷做法，有点心铺子的独门秘诀，有民间的传统吃法，各有千秋；关中地区的花糕多用面粉和大枣做出各种造型。而我小时候吃过的花糕，是母亲用玉米面和大枣蒸制而成的，倒也是松暄柔软，香甜可口，有粮食独有的厚朴和香味。

一年一度，重阳佳节，喝菊花酒，吃重阳糕，赏秋色美景，这是秋天里最惬意的美好时光。

头，锅底已很少烧火了。

门前再不见草垛了。到山里去，每逢见了满地的山草，手不禁发痒，脚下踩着暄腾的草，总感叹说真是可惜了。如今，我们把土暖也废掉了，装上了空调，进了家，没了夏冬的感觉，一年四季，温暖如春。再也不用蹲着，趴着头，往锅底下煊草木，做顿饭跟打仗一般艰难了。

如今回家，耄耋之年的父母也用上了液化气、电饭锅。冬天烧炕烧的是果园里修剪下的枝条，每人二亩果园，枝条烧不完。果农们种的花生苞米高粱，都把往日珍贵的桔秧草扔在地里，没人烧。

厚厚的山草，没人收割，年年疯长，躺上去如草褥子。走出村子，路两边的沟里，是草的世界，已经看不见泥土的模样了。回家看看锅底，清净悠闲，它那“饥饿”的岁月一去不返了。

[在人间]

菊花酒，重阳糕

□积雪草



我和妻子1981年结婚时，父母给我们准备了大小衣柜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外，还特意找了上好的楸木，让本家老木匠三爷爷给打了一个风匣。父亲说，你们在乡下高中教书，烧火炕，要有个风匣，住家过日子，不愁吃不愁烧才行。

这我知道，小时候家里缺吃缺烧的，日子过得艰难。青黄不接时，没米下锅，要想办法往家籴粮；锅底没烧的，照样愁得做饭的母亲唉声叹气。生产队分的麦秆，几个月就烧完了，再要烧草，只有到山里去拾。春天，带着篓子去刨草根，划拉腐烂的树叶，拾草一上午，不够一顿烧。一到秋天，我们兄妹就抽空到山里拾草。先从青草开始，薅回家摊在门口晒干了烧。秋霜后，用竹筢子划拉草叶、树叶。家里两口锅，人畜吃喝，锅底下天天要烧火，门前没有三两

个草垛，冬天的日子就显得不踏实。等到拾光了村子周围的毛草树叶，农闲时，家家推着小车去十里外的山区拾草，一天一车，一个冬天总要跑几十次。老人们跑不动，就在村子周围搂草，遇到掺杂泥土的碎草屑，用手捧着迎风扬一扬，把草屑装回家。

每次做饭烧火，母亲蹲在灶口，将草一把把理顺，等到锅底的火烧得不旺了，再往里添草，烧火烧得细水长流。为了省草，母亲一般是早晨做了饭，把饭焐在锅里，中午继续吃。

还好，我任教的县立二中四面环山，拾草不成问题。到了秋天，我除了回家帮父母干活，还要挤出几天时间，去学校东山拾草。我拿着镰刀和竹筢子，找个山坡，用手抓一抓不算厚实的山草，弯腰先用镰刀割，碰上树条子，也一块割下，再用竹筢子划

拉起来。傍晚，把草捆好，用扁担挑回学校。一个假期，我便在门前堆了两个草垛。

我们村有个会做煤油炉的手艺人，父亲花四十元钱买了一个煤油炉给我们送来，还给买了一桶柴油。父亲说，赶上没草烧时，用这个烧水喝，应急。我们学校没有电，因为离乡镇12里，没条件拉长电。招待客人，这煤油炉子也起了作用。烧水泡茶，还是很方便的。虽然点煤油炉时搞得满手油腻，但比起大锅烧水，不但省事，而且水清无油味儿，泡茶甚好。

等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学校每年统一采购煤炭，省却了烧草的困扰。在各方相助下，我们学校也终于拉上了长电。我们安上了电风鼓，买了电饭锅。后来，学校给教职工买了液化气罐，负责给灌气，这又多了做饭的器具，煤气渐渐卖得少了。除了大锅蒸馒